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衡卷六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魏高儀

明文衡卷六十二

明 程敏政 編

行狀

故誠意伯劉公行狀

黃伯生

祖庭槐字尚德追封永嘉郡公祖妣梁氏追封永嘉郡夫人父爚字如晦追封永嘉郡公母富氏追封永嘉郡夫人公諱基字伯温世為括蒼人年十四入郡庠從師

受春秋經人未嘗見其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為文有奇氣決疑義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講理性於復初鄭先生聞濂洛心法卽得其旨歸先生大器之乃謂公父曰吾將以天道無報於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後應進士舉授江西瑞州府高安縣丞謁文安公曼碩見公謂人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公在燕京時閒閱書肆有天文書一帙因閱之翊日卽背誦如流其人乃大驚欲以

書授公公曰已在吾胸中矣無事於書也之官以廉節著名發姦擿伏不避強禦為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為得慈父而豪右數欲陷之時上下咸知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人命獄府委公覆檢案覈得其故殺狀初檢官得罷職罪其家衆倚蒙古根脚欲害公以復讐江西行省大臣素知公遂辟為職官掾史以讜直聞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去隱居力學至是而道益明後為浙江儒學副提舉為行省考試官頃之建言監

察御史失職事為臺憲所沮遂移文決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魯道原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乃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為狂且曰欲累我族滅乎悉去之公獨呼門人沈與原置酒亭上放歌極醉而罷時無能知者惟西蜀趙天澤知公才器以為諸葛孔明之流嘗作文以期之方國珍反海上省憲復舉公為

浙東元帥府都事公即與元帥納琳哈喇謀築慶元等城賊不敢犯及托里特穆爾左丞招諭方冦復辟公為行省都事議收復公建議招捕以為方氏首亂掠平民殺官吏是兄弟者宜捕而斬之餘黨脅從詿誤宜從招安議方氏兄弟聞之懼請重賂公公悉却不受執前議益堅托里特穆爾左丞使其兄子省都鎮撫以公所議請于朝方氏乃悉其賄使人浮海至燕京省院臺俱納之准招安授國珍以官乃駁公所議以為傷朝廷好生

之仁且擅作威福罷托里特穆爾左丞輩羈管公于紹興公發憤慟哭嘔血數升欲自殺家人葉性等力沮之門人穆爾薩曰今是非混淆豈公自經於溝瀆之時耶且太夫人在堂將何依乎遂抱持公得不死因有痰氣疾是後方氏遂横莫能制山越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娱時與好事者游雲門諸山皆有記行省復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冦吳成七等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者輒擒誅之畧定其地復以為行樞密

院經歷與行院判舒穆嚕伊遜守處州安集本郡後授行省郎中經畧使李谷鳳巡撫江南諸道採守臣功績奏于朝時執政者皆右方氏遂置公軍功不録由儒學副提舉格授公處州路總管府判諸將聞是命下率皆解體勑書至公於中庭設香案拜曰臣不敢負世祖皇帝令朝廷以此見授無所宣力矣乃棄官歸田里時義從者俱畏方氏殘虐遂從公居青田山中公乃著郁離子客或説公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據括蒼併金華

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晝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舍此不為欲悠悠安之乎公笑曰吾平生慾方國珍張士誠輩所為令用子計與彼何殊耶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上下金華定括蒼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客聞之遂亡去公決計趨金陵衆疑未決母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詎能獲萬全計哉衆乃定或請以兵從公曰天下之事在吾與所輔者爾奚以衆為乃悉以衆

付其弟陞俾家人葉性朱佑等參掌之且曰善守境土毋為方氏所得也勿憂我適總制官孫炎以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策一十八欵上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上召公入内公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

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者在此時也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上以克敵之賞賞公公悉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公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為遂不拜適上召公公遂陳天命所在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遂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公以為宜逕拔江州上遂悉軍西上陳氏率其屬走湖廣江州平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公授方畧公書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

某方青雲起即伏兵頃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即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衆初莫肯信至夜半諳所指地果有雲起如公言衆以為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而還王漢一以饒信降上命公撫之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蹋所坐胡牀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初公聞母富氏喪悲慟欲即歸上以書慰留之期以成功公不得已遂從

征伐至是辭歸上遣禮官律伴累使弔祭恩禮甚厚時苗軍反金華括蒼殺守將胡大海耿某孫炎等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無所措會公至即迎入城一夕定之公即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邵平章諸軍克復處城擒苗帥賀某李某處州平公至家營葬事時語所親以上必當有天下之狀於是鄉里及隣附郡縣翕然心服方氏雖據温台明三郡其士大夫皆仰公如景星慶雲其小民亦未嘗不懐公之舊德也方

氏素畏公名時遣人致書奉禮公不敢受使人白于上
上因令公與通問公因宣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入貢
上時使人以書訪軍國事公即條答悉合機宜某年月
日公赴京道經建德今嚴州也適張氏入寇時曹國公
守建德欲奮擊之公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
追而擊之此成擒也比三日黎明公登城望之曰賊走
矣衆見其壁壘旗幟皆如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輕動
公趣使疾進兵至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弱耳遂

窮追賊迸走至東陽悉擒之以還公遂至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爲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公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於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皆從之陳氏遂平上還京定計取張士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居多上或時至公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

容莫知其由以公為太史令一日公見日中有黒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參軍胡深伐福建果敗没他日公見上上方欲刑人公曰何為上語公以所夢公曰是衆字頭上有血以土傅之得土得衆之象應在得夢時三日當有報至上遂留所欲刑之人以待之三日後海寧以城降果如公言援至上大喜悉以所留人俾公縱之其年月日熒惑守心羣臣皆震懼公密奏上宜罪已以回天意次日上臨朝即以公語諭羣臣衆心始安後

大旱上命公諗滯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雨上大喜公因奏請宜立法定制上從之張士誠平後張昱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上宜及時為娛樂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為趙高也上頷之昱色動知公得其情也乃使蔣翼嚴等伺察公陰事欲陷之未及發而昱先事受誅及司天臺災翼嚴因為書言之於上其事多公平日密聞於上或上使為之者翼嚴未之知也書奏上切責翼嚴斬之遂治黨與盡得其與昱通謀狀上適以

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淩悅因彈之公為上言李公舊勳且能輯和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汝之忠勳足以任此公叩頭曰是如易柱必須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為之將速顛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才勝彼者如臣駑鈍尤不可爾上怒遂解洪武元年正月上登大寶于南郊公密奏立軍衛法外人無知者拜御史臺中丞適中丞章公溢奏定處州七縣稅糧比宋制畝悉加五合上特命青田縣糧止作五合起科餘准所

擬且曰使劉伯温鄉里子孫世世為美談也或言有殺運三十年公慨然曰使我任其責者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上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乃言於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乃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公案劾中書省都事李彬侮法等事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愛彬乃請緩其事公不聽遣官費奏詣行在上從公議處彬死刑公承旨即斬之由是與李公大忤比上回京李

公懇之公乃求退上命歸鄉里公奏曰鳳陽雖帝鄉然非置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也願聖明留意焉遂辭歸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上手詔敘公勲伐且召公赴京師同盟勲册公至京師上賚賜甚厚追贈公祖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欲進公爵公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遂固辭不敢當上知其至誠不强也上欲相楊憲公與憲素厚以為不可上怪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

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曰胡惟庸何如公曰此小犢將僨轅而破犁矣上曰吾之相無逾於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爲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七月授弘文館學士十一月進封誠意伯四年正月賜歸老鄉里二月至家遣長子璉捧表詣闕謝恩某年某月復遣璉進

賀平西蜀表頌上仍以文答之八月上使尅期以手書
問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為霜雪之後必有陽春
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寛書奏上悉以付史館其書
藁幷巳前奏請諸藁公皆焚之莫能得其詳也初公言
於上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及抵福建界曰三魁元末
頑民負販私鹽因挾方冦以致亂累年民受其害遺俗
猶未革宜設廵檢司守之上從之及設司頑民以其地
係私產且屬温州界抗拒不服適茗洋逃軍周廣三反

温處舊吏持府縣事匿不以聞公令長子璉赴京奏其事逕詣上前而不先白中書省時胡惟庸為左丞掌省事因挾舊忿欲構陷公乃使刑部尚書吳雲訐老吏訐公乃謀以公欲求談洋為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庶幾可動上聽遂為成案以奏賴上素知公置不問省部又欲逮公長子獄上時巳勅璉歸及奏上曰既歸矣免之公入朝惟引咎自責而已先是楊憲敗後汪廣洋為丞相未幾而貶廣東乃相惟庸公乃大感

嘗謂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遂憂憤而舊疾愈增洪武八年正月胡丞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公遂白于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三月上以公久不出遣使問之知其不能起也特御製為文一通遣使馳驛送公還鄉里居家一月而薨公生於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於洪武乙卯四月十六日享年六十五歲公之子璉仲璟以是年六月某日葬公於其鄉夏山之原禮也遺文

郁離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長子璉又集所遺文槀五卷名曰犁眉公集娶富氏封永嘉郡夫人繼室陳氏章氏子男二人長璉由考功監丞任江西參政卒于官次仲璟皆陳氏出也女二人長適吳彪次適沈安皆章氏出也孫男三人廌庛貊孫女三人幼未適人公未薨前數日乃以天文書授璉使伺服闋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命次子仲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奏遺表無益也日後上必思我待有問當密為我

奏其畧以為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為政寛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幸聖主留意

公生平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然與人交游開心見誠坦蕩無間阻至於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此惟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公亦以為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累賛上成大功

上嘗臨朝稱之公輒逡巡不敢當家居惟飲酒奕棋未

甞自言其功每天象有大變則累日不樂凡公以天下蒼生休戚為憂喜者即此可知矣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中上亦甚禮公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公密為救解而免其人或知而詣公謝者則拒不納其人不知亦未嘗為人言也其居鄉里守禮義尚節儉多陰德不以富貴驕人公初與同郡葉公景淵胡公仲淵章公三益金華宋公景濂同出處有通家之好至於居官任政

則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於世而公與宋公又以文章為當代首稱云伯生辱在同郡預諸生列與公子璉仲環相知最深今公薨而璉没仲環與璉之子廌請録公遺事因輯平昔所聞大畧為行狀至於皇上知人之明倚注之重公之遭遇感激以天下公議輔人主者觀綸綍之文考成就之蹟可見矣其籌策帷幄有不能盡詳者亦不敢強質也

故參軍縉雲郡伯胡公行述　　王禕

公諱深字仲淵姓胡氏系出漢安定宋初有諱棟者自潤之丹陽遷處之龍泉因家焉棟生璠璠生文虎文虎生竦竦生晟晟生滂滂生衢州録事叅軍松年松年生鄉貢進士應辰應辰生温州樂清縣令琇琇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見大則公之曽祖也祖諱堂妣李氏考諱鉦仕元為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妣趙氏公生有竒質讀書過目即成誦員外府君蚤歲宦游京師公甫十歲而李夫人與趙夫人相繼没公侍大父撫幼弟

艱難刻厲以自植立而學業益以進下筆為文數百言
可立就弱冠游京師適員外府君仕高麗乃往候焉居
久之員外府君捐館舍而繼母實生弟海年尚幼公泣
謂海曰天禍我家我父棄諸孤萬里外令吾奉匶南還
爾其留此以事母他日吾當復迎吾母與爾矣舟行一
日泊大崖下夜夢父老語之曰此崖且崩宜急避驚覺
趣移舟俄頃大風雨至崖果崩墮水聲如萬雷霆人謂
此其孝感所致云既歸葬遂廬于墓左悉取諸子百氏

天官地志兵謀醫藥術數卜筮佛老之書而研究之然於醫尤精常曰窮而在下者不能及物唯醫可能濟人耳乃建藥肆市中有以疾病來告者輒與之藥弗與計直也至正壬辰江淮俶擾盜賊蔓延閩浙間由建之浦城松溪入龍泉公歎曰浙水東地氣白矣生民無所賴禍將及矣乃集鄉民共為守禦計而結寨於湖山於是處州境内民相挺為盜江浙行省調萬户舒穆嚕公伊遜戍處州辟公參謀其軍事一見懽如平生舒穆嚕公

喜曰吾事濟矣胡公籌策今無與比區區小醜不足平也即檄屬縣募壯士為軍十日間得數千軍于竹口傳檄賊中曰爾等皆良民因詿誤故為亂弃仗即仍為良民耳賊中傳相謂曰胡君長者其不欺我盡歸之盡燬器械相率肉袒來請罪公一綏之以恩餘寇次第而平歲甲午二月舒穆嚕公還臨海公亦歸隱於湖山三月温州戍卒韓虎陳安國殺主帥據城叛行省命宣慰使温寧布討之道由處州辟公計事公與語意合軍事請

公參謀之公曰除暴所以救民今温城叛者止一二人若破其城玉石不分如平民何此宜以計取不可以力攻也乃遣辯士入城説其黨曰韓虎陳安國悖逆亂常今王師致討大兵四集旦夕即攻城雖金湯無不破者若等胡為為賊守自取作虀粉耶今將軍念若等未忍即加兵若等能去逆效順悉從原宥茍稔惡不悛城一破悔無及已其黨聞語已感相向泣曰吾屬自度皆旦暮鬼耳今乃蒙將軍開生路敢不惟命六月果殺韓虎

等以城降溫城瀕海民以漁為業是時城閉者三月民病甚公即請發粟賑之事有不便者皆為之更除懽聲載道曰吾民早得見胡君豈至顛沛如是耶溫寧布公欲列公功以聞于朝公謝曰幸遇明公為知已得效寸尺志願足矣何以功為既而溫寧布公以行省參政總兵番陽復辟公與俱行軍務無巨細悉委之信任之者益至歲丙申六月青田潘惟賢葉仲賢聚衆為亂聲言攻龍泉縣長吏聞風遁賊遂焚縣治公之師曰王先生

毅與門弟子集義兵擊退之縣長吏及里中惡少年疾其功因害王先生公時在番陽聞之馳而歸語同門友曰昔毛術能為師復仇吾徒顧不能耶乃引兵執害王先生者盡殲之遂從事於青田而麗水之浮雲泉溪賊並起歲丁酉春縉雲之黃村松陽之白巖遂昌之大社無藉之民盡為賊勢連結不可遏行省丞相嗒喇公承制以舒穆嚕公為行樞密院判官分院鎮處州既至即假公本院行軍都事統兵以討亂九月攻泉溪賊寨拔

之十一月又平浮雲歲戊戌正月白巖賊來降五月縉雲賊亦平八月移師攻遂昌賊酋周天覺方友元傾其巢穴出迎敵公望見笑曰此非天授我乎使賊堅守窟穴未易即殄滅今日之來送死必矣乃分部諸校以正兵與接戰以竒兵左右翼夾擊之别遣遊軍入山搜其伏匿比戰賊三面受擊大敗斬首數千級生擒八百人獲方友元梟之乗勢直擣大社周天覺降乃班師歲已亥秋以兵討青田賊黨金德安誅潘惟賢兄弟以降於

是處之境内諸賊悉平矣先是國兵取浙東衢婺既下獨處州為舒穆嚕公所守不肯降是歲冬今上皇帝遣僉樞密院事胡公大海由間道取處州舒穆嚕公出戰敗北大軍遂入城而分兵取屬縣未附者公時以假元帥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兵欲閉關為拒守計四縣士民咸請于公願内附以全民命且曰公治兵十年勤勞亦至矣而朝廷未聞有一命之錫國家則負公公何負於國哉公知時事已去不得已挺身見胡公而四

縣因得不受兵上素聞公名驛召至南京待以殊禮居無何擢中書省左司員外郎上日與公議論天下事公有言上未嘗不稱善也歲庚子秋命公相龍灣虎口形勢築一城以衛京師工不煩而事以集歲辛丑秋有旨命公還處州招集舊所部將校士卒以從征西歲壬寅春從上平江西命公以親軍指揮領兵守吉安會淛東苗軍叛婺守將既被害而處城亦為其所據上命公以所部兵馳還復處城比至城已復即除公淛東行中書

省左右司郎中總制處州軍民事時山寇秉苗之亂往往竊發公隨方招捕凡首惡者盡誅之於是守兵猶單寡公募之得勝卒萬餘人軍需糧餉雖取給於民而民素受其惠咸樂輸之無敢後時江西俱食淛東鹽而有司十分抽其二商賈絶少公請二十分取一從之販者乃通軍用以給歲癸卯春諸暨守將謝再興以城叛兵犯東陽平章李公擊却之公引兵為之援因建議以謂諸暨淛東藩障諸暨不守則衢婺不支矣乃度地距諸

暨五十里五指巖下别築一城不旬日而成樓櫓濠栅靡不畢備上聞諸暨叛遣使議别為城守計使者至城已完上歎賞不已已而浙西将李伯貞大舉入寇兵號六十萬頓城下城堅不可攻乃引去上念公立城之功遣名馬賜之青田之蘆茨地接閩境人素獷悍恃其地險惡屢叛屢服至是乘我師在外復為寇公還引兵直抵其地二十年逋誅之徒悉就殄滅人咸快之歲甲辰秋温州方明善取平陽時平陽已為我所有公出偏師

復之併復瑞安所侵地而親領大軍攻温州明善窘蹙乃與其叔國珍議納歳貢銀三萬兩有旨俾班師公廼入覲上欲遂柄用之公以邊境未寧願還守外以自効時上既即王位廼除公王府參軍仍總制處州等翼陛辭上諭之曰俟閩浙俱平當還汝中書矣歳乙巳春福建陳有定來寇邊公率師往征之遂取建之浦城繼而建之崇安建陽二縣亦俱下上遣使賜以所御名馬將士賞勞有差建之守將阮德柔以兵四萬屯錦江實出

我師後公還兵擊之破其二柵有定大恐盡率精鋭來圍我營公突陣與決戰馬蹶因被執有定既得公甚相禮待公因具道主上神聖四海歸心羣雄樂為之用且援竇融歸漢故事以感之有定初無害公意會元使至督迫之公遂遇害于福州得年五十有二訃聞上痛悼不已遣使即其家祭之命中書議加卹典追封縉雲郡伯有爵而無階官職勲者有司之制未備也公天資穎拔智識絶人其於藝術弗學則已學之無弗精詣者性

倜儻好施予賢士大夫有貧乏者傾槖以餽之弗吝也其守鄉郡凡五載馭民一以寛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僇一卒恩惠及人甚多故其没也聞者無不流涕鄉人為立祠以祀之公先配項氏先五年卒生二子長曰楨今為宣武將軍僉處州衛指揮司事次曰杞女一人適同里章存厚繼室楊氏故中書左司郎中元杲之妹也公既没之二年楨等乃刻木為像具衣冠以葬實附于園原先塋之次會國兵既取閩俘有定至京上命楨臠其

肉以祭公禕辱與公交二十年知其為人學贍而才裕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遭時叔季未及有所樹立及既結知真主庶幾有以自見於事功矣而昊天不弔不及竟其才之用以究其志之所欲為豈非其命也夫公當定謚於奉常立傳於國史而勒銘於神道然行狀久未克為於是楨來以為請誼不得辭謹為櫽摭其平生大凡而具書之雖於公之纇識淵度無能有所發揮庶幾無愧辭者矣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行狀

鄭楷

先生諱濂字景濂世為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丞為易講師弟子衆至數千人唐武徳間自京兆尹遷呉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謚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周廣順中徙于義烏隱居覆釜山又七世至宋嘉定初有諱栢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潜溪又五世乃至先生始遷浦江仁義里之青蘿山仍以潜溪扁其所居示不忘本也於是四方學子咸以潜溪先生稱之先生

在妊七月即生為嬰兒時苦多病每風眩輒昏迷數日祖母金及母陳更相保抱得免𣃔虞年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言同肄業者日暮罷歸其所讀書先生皆成誦九歲為詩歌有奇語人異之呼為神童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長者也聞先生善記誦邀至别墅所問以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倍先生以一月為答初繼之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俾即記五百言先生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輒倍一字不遺繼之

告先生之父尚書公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即有成爾乃攜入城府受業于闓人夢吉先生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先生即幷列國紀年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即知為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覆之無少異者且兼通易書詩及周禮諸經先生為舉子業每出諸生右會吳貞文公萊授經於白麟溪上攻古文辭金華胡君翰亦來從學胡君致書于先生曰舉子業

不足愚景濂盍來同學古文辭乎先生欣然來從吳公博極經史學之未幾悉得其閫奥自是先生文章之名籍然著聞矣居無幾何吳公解館而歸先生嗣主教席子弟年十六者皆相從讀書講道東明山中受業者一門凡四十餘人始終越二十年學成多有躋膴仕者當是時曾伯祖貞和府君主家政年踰八十端嚴方正先生年甫四十又五終日毅然賓主人尤高之府君方著家規示子孫其冠婚喪祭儀制禮文多參問於先生先

生則據證古今準酌時宜以成一家之法子孫世守詩禮之教者先生之力也先生生嗜學日篤時柳文肅公貫黄文獻公溍皆大儒天下所師仰又各及其門執子弟禮二公則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為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絶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黄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先生所為文多經二公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黄

公謂其雄麗而温雅國子監丞陳君旅序先生之文謂能兼二公之所長歐陽文公玄謂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先生為當時所稱許如此二公相繼即世先生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内矣至正己丑用大臣薦擢先生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館為太史氏儒者之特選先生以親老不敢遠違固辭會世亂益韜閟不事表顯乃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二十四篇曰龍門凝道記及著孝經新説周禮集注

等書弟子乃先公貞孝處士諱淵府君也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莱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為已任婺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為何基氏王栢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遂為朱學之世適先生既閒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説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絶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先生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

之說悉得其旨要至於佛老之學亦所研究用其義趣裁為經論類其語言寘諸其書中無辨也誠意伯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佛老語以資戲劇譬猶飫粱肉而茹茶飲茗汁耳歲庚子大明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者樊觀奉書幣造門徵先生先生曰昔聞大亂極而真人生今誠其時矣遂幡然應詔先生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俱見上尊重之語必稱先生而不名七月以先生為江南等處儒學提舉

十月奉旨入内授皇太子經先生誠明儼恪遇綱常大義明白開陳再三言之而不倦上深嘉歎之壬寅八月上召先生及興國孔克仁講春秋左氏傳畢先生起曰春秋乃孔子襃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是月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且曰卿之誠慤朕素知之故有此賜耳甲辰十月改起居注先生侍上左右知無不言補益甚衆明年正月上御端門與先生論及黄石公三畧且口釋之先生進曰尚書二典

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講明之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為治之道但三畧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嘗侍上語賞賚先生曰天下以人心為本苟得人心帑藏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國耶上詔丞相李公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其民無牛者官給之勿取其租丞相退上顧先生曰向所言事當乎先生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捐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三月先生以疾告詔還

家變治仍賜金帛皇太子致贈有加焉六月先生上箋謝恩復奉書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無怠惰毋驕縱修進德業以副天下之望上覽書喜甚召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答其畧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為不倿也以聖人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為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為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文綺侑書上每與羣臣言先生淳謹君子輔導有方眷遇甚隆既而先生丁尚書公憂及服除洪

武二年詔徵先生總修元史六月除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一仰於先生先生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紀傳之大者同列斂手承命而已逾年書成先生之功居多時剖符封功臣下先生議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先生歷據漢唐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法彼不可法皆傅于理而已時甘露屢降上問災祥之故先生對曰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是以

春秋不書祥而紀異為是故也上姪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先生言曰文正罪固當死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上嘗言古之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僊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僊也先生對曰漢武好神僊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上既追封外王父為揚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

卿等以為不當服衮冕何也先生對曰衮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降禮也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先生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上稱善久之三年十二月遷奉議大夫國子司業國子多大臣子弟先生涖之以莊率之以正日進諸生立兩序據坐執經敷揚閫奥之㫖教以孝悌忠信之道學者怗怗遵度惟恐不得為先生弟子上欲試先生以吏事四年八月授安遠知縣五年二月召為禮部主事

十二月擢太子賛善大夫階如司業時先生之忠誠久而彌篤皇太子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于道讀書至切於政教及前世興亡之故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皇太子每斂容嘉納敬禮未嘗少衰言則曰師父師父云且書舊學二字以賜先是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先生請上讀眞德秀大學衍義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睇觀之六年二月上御西廡大臣

皆侍坐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黄老事令先生講析
俾在坐者聽之先生既如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
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為人主
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説不能侵興學校教民則禍亂無
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上謂先生曰朕之為君上畏
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先生對曰陛下此
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兆民凛乎若朽索之御
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正謂此爾願陛下慎終如始

天下幸甚上御齋室先生侍坐上問三代歷數封疆之脩短廣狹先生歷言之且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多後世莫及上從容謂曰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宜常與論議庶廣識見幸善調護之先生益孜孜弗懈七月陞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仍兼贊善大夫先生之父文昭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母陳氏贈徳人先生奉詔搜萃歷代姦臣之蹟編為辨姦録及進太子諸王各分賜焉初上作祖訓録至是

成命先生作序諭以大意先生歴言帝王之道及皇上創業之艱以致箴戒之意於後人上稱善命刻于篇先生嘗侍上至後苑觀穫上曰農事成矣先生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民生之良苦實盛德也上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先生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專讀誦而尚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教化者乎八月奉旨纂修大明日歴一百卷撣言行之大者為寳訓五卷先生總裁

其事朝夕禁中至七年五月乃成先生自以布衣沐非
常之遇誓竭誠以報國凡上有所任使靡晝靡夜躬閲
載册書于櫝進之或覆視于册一字不遺先生在朝日
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享宴慶禮樂律歷衣
冠之制四方朝貢賞賚之儀及勲臣名卿焯德耀功之
文承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世先生在上前所
陳説不為文飾隱蔽雖家事茍有問亦一一道之常曰
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上嘗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為

誰饌為何物悉以其人及膳羞品對上笑曰卿飲時朕令人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上久而益信其誠欲俾參大政先生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上愈厚之每宴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先生屢有所建明召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不置又問否者為誰先生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縱有臣不知也卒無所毀短或命賦詩為文

必寓忠告嘗奉制詠鷹令七舉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上忻然曰卿可為善諫矣然先生絶不以語人至於應制之作亦不留藁署温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及内事者指以示之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不勝杯勺舉觴即辭上强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上召先生賜坐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于巵以賜

先生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皆異
恩也九年六月上以先生久典制作宣勞為多特拜翰
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每謂先生
曰朕以布衣為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為開國文臣
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先
生屢辭謝不敢奉詔至是年某月詔徵先生冢子瓚之
子慎為殿廷儀禮司序班未幾復召介子璲除中書舍
人上時休暇輒命題試璲與慎而戒飭之上笑語先生

曰朕爲卿教子孫先生或奏事久稱倦上命璲愼共扶下殿祖子孫三世皆官内廷當世以爲異事復以先生艱於行步特詔皇太子選良馬以賜上親作馬歌復詔羣臣咸作之以寵耀焉先生益感激不自寧常戒子孫曰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爲報獨有誠敬忠勤畧可自效萬一耳上以先生年且至不可煩以事十一月有致政之詔乃加贈先生之父侍郎爲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母德人爲淑人祖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祖妣金

氏贈淑人夫人賈氏封亦如之先生及二代誥辭皆上
所親製天下榮之誥辭中稱先生德量之弘如千頃波
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人以為上知人之明云先生行既
有期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幸相侍數
日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月時詔許言事朝臣
有上疏萬餘言者上聽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
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誣謗罪當誅上笞之而
罷怒未解召先生先生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國耳烏

可深罪乎上默然已而上覽疏中有足採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上嘗廷譽先生曰古之人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偽誚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所謂君子人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者矣在廷之臣皆以為信然十年二月先生遂辭歸瀕行賜紙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贈以衣三襲

上諭曰朕最慎于賞予嘉卿忠誠可貫金石故以是賜卿卿今年幾何矣先生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侯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先生叩首謝上復屬曰大江漲不可舟卿宜循内河達家庶幾無虞仍俾慎護先生行先生至家即拜表遣慎詣闕稱謝仍上箋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上賜詔褒答大旨謂先生忠良之臣勲業既著文章必傳功成身退惟先生獨全初先生將辭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朔先生遂入朝越十又四日見

於端門上佇想已久廷問累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皇太子諸王皆㦤動顏色翌日上降勅符遣儀曹奉醪膳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上遊歴觀闕盤旋禁籞詢諮備至便殿侍食日晏始退恩禮之優羣臣莫敢望上嘗喟然嘆曰純臣哉爾濂純臣哉爾濂方今四裔皆知卿名卿其自愛先生避謝不敢當凡所陳論皆古之格言朝廷百官惟恐不留先生下至寺人衛卒見先生至皆以手加額相推排迎拜恐不得先覩先生留朝七旬

餘上重先生還而難言之先生以歲暮力辭還復遣中貴人賜上尊至於道所經行皆上為先生指畫聖心惓惓愈加於昔及先生既行數日上問璲曰爾父道中無恙否璲以安對未幾復謂璲曰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璲叩頭謝曰非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中書舍人史靖可太子正字桂彥良等皆為詩歌以紀之上之眷重先生不忘如此先生德尊而不居位顯而彌恭既

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之士先後相繼蠻夷朝貢者數問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高句麗安南使者至購先生文集不啻拱璧而先生夐然自持似不能言者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詘膝而首下焉至於公侯貴人則未嘗降下曾不識其門何向朝廷有大議闇闇引古今辯說不少有所回性命之理晄而益究其極外物之往來視之若不相干嘗曰古人之為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蔽也先生

作事不尚表襮務合乎義教人皆隨其質而導之使入於善尤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皆可為法與人交和易任眞無鈎距縱為所紿亦弗與較臨財廉非其分不取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餓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為名言權要及有力者苟非其人雖置金滿槖求一字不肯與縱不得已與之亦不受其餽謝日本使奉勑請文以百金為獻先生卻不受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

上深然之貧賤人情有可哀欲發潛振幽即欣然為之先生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為多援引後學惟恐弗及遠方來者授館而飲食之雖久不衰有小善必衆譽之色溫氣和近其側者如大寒之加重裘盛暑之濯清風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經先生指授朝廷英俊咸以先生為法初奉勅教文華生數十輩至是出參大政為御史知列郡者相望四方士得一見先生夸於人以為幸承一言之賜者人輒改觀視之不敢與齒士大夫言當

世有德者必曰先生而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無賢愚咸推為先生大人長者及先生之歸上面叅後學無師之嘆蓋先生之道内誠外恕一出於正叅之也當而行之也安故上下信服若是云雖已貴顯平居布衣疏食無異貧士先生細目美髯狀貌豐厚不為奇異行以求過於人不事生産不置田宅或勸為子孫計先生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先生惟刻意於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不覩及致政歸青蘿山闢一室曰

靜軒終日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戒子孫毋至城市姻婭有以郡縣事為託者皆峻謝之或談及時事輒引去不與語切於仁愛聞民有困乏者為之不飽先生視近甚明夜燃燈於几卧絺帷中閱蠅頭小書一黍上能作十餘字皆可辨點畫人以為先生不飲酒寡嗜欲所致豈或然歟先生所著文有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已傳於學者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歸田已後所著計四十卷十三年冬先生

孫愼以罪被刑舉家當寘重辟上念先生特降赦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先生以疾卒於夔府臨没端坐斂手而逝當是時夔之府守官吏皆來賻贈哭奠葬先生於夔府之西蓮華池山下其經紀喪葬刻石表墓者則知事桑以從也先生生於至大庚戌十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二娶賈氏名專字主敬賢而有德為女婦師前先生一年卒葬青蘿山子男二長瓚次璲有文行精篆隸真草四體書女二長適金華賈林次適義門鄭

林孫男愼愷恂懌愠嗚呼楷自垂髫時嘗侍先公貞孝府君拜先生於牀下先生不以童子無知即辱進而教之親承化育于兹有年矣第懼才質凡庸學如望洋有孤父師之教今聞先生謝世長慟莫知所從竊念先生道德文章固已顯著於當世而出處遭逢行事之盛世系遷徙生卒歲月之詳尚恐人未盡知爰敢裒取翰林待制王公禕先伯公太常博士諱濤君舊著小傳及同門友某所作歷官記輯爲行狀一通俟請當代立言君

子著爲碑銘表諸墓隧庶幾他日太常國史有所採擇焉

故翰林待制華川先生王公行狀　鄭濟

公諱禕字子充姓王氏其先太原郡人五代時節度使彥超自會稽徙居金華之義烏遂爲義烏人其後有曰固者游安定胡先生門登宋皇祐五年進士第卒官恩陽令南渡後有典方州積階至金紫食邑開國封男者至公之大父炎澤仕元爲石峽書院山長父良玉常山

東陽兩縣儒學教諭益以文學著稱母陳氏讀書知義理公之生也為元至正壬戌十二月十七日與山長公賓同初度前夕山長公夢五色芝産門楣翌日公生識者以為文章之兆公幼秀爽敏惠稍長習古學師事侍講黄文獻公溍是時文獻為文章宗工天下所師仰然性介特慎許可見公所業獨深器之即屬以斯文之任至正戊子元政衰敝公愀然閔之乃攬天下事勢為書七八千言上之時宰嫌其切直格不以聞新安程公以文

知公為文獻門人讀其文嘆曰青青於藍氷寒於水其
子充之謂歟臨川危公素太原郝公遠者圖大梁叚公
天祐一十有二人列薦於朝不報濟南張文穆公起巖
率翰林僚屬又薦之亦不報有齊琦者得傳邵子先天
數推言天人興衰甚驗見公嘆曰子充異代人物也公
亦知世道終不可為乃歸隱青巖山中著書立言然深
自韜晦若將有所待者歲戊戌大明太祖皇帝親取婺
或以名聞遣使徵之公慉然喜曰吾聞大亂極而聖人

出齊琦之言良足微乎即日詣行在上見大喜署中書省掾每商畧機務悉契上衷益加禮敬語必稱子充而不名間與論文章稱善因命采故實韻為四言詩以授皇太子辛丑冬上親征江西公進平江西頌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春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未幾丁外艱乙巳五月服闋除侍禮郎兼引進使時當創國之初禮制多公所定是年冬除起居注嘉言

讜論啓沃良多丙午七月除同知南康府事特賜黃金帶以寵勞之公治民本於仁恕而臨之以廉平民咸服之丁未上將即大位召還議禮明年戊申為洪武元年南閱初入職方以公出判漳州公宣布德澤復以治南康者治之二年詔修元史召宋公濂與公同為總裁官二月入史局公於史事雅擅其長力任筆削之勞一無所諉書成六月拜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公掌制代言凡大詔令多屬焉三年二月奉

詔預教大本堂公經明理達開導訓諭道光師儒每召對殿廷必賜坐久則賜飲饍一日在史局渴甚謂宋公曰得昨日上所賜梨凝飲之吾渴濟矣中貴人竊聞之言于上即命齎賜之其在翰林未久出使吐蕃未達境召還五年正月又使雲南六月抵其境見梁王君臣而諭之曰皇上聰明神聖新創大業皆天命人心之所歸惟爾有衆僻在西南未洽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令能函奉版圖歸職方則尺地一民安堵如故高官厚禄不

爾吝也否則如魚遊釜中終取夷滅時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有降意會元之遺裔有自立於朔漠者遣使托克托徵糧餉且欲連兵以拒我覘知梁王有貳心因以危言必欲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時梁王持兩可不決因匿公於民間托克托聞之愈責誚梁王不得已以公出見之托克托欲以威屈公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爝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為汝屈今惟有死而已寧以迫脇為懼耶顧

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被害時六年癸丑臘月二十四日也享年五十有二娶何氏子二曰綬曰紳孫男五穆穰稌稔稙孫女三人公卒後之八年大兵平雲南又十五年紳往求遺殯不獲因訪得公諱所擗踊號呼製神主載回時雲南左布政使張公紞及前山西參政王公景彰力為採摉死事之詳為文以暴白其大節公平生慷慨長身山立屹然有奇氣人初見之若不敢即及夫一言之入則情誼藹然恨相知之晚於經

史百氏無不究其極其為文宏麗沉雄機軸貫綜自成一家言天下大夫士爭傳誦之所著有華川前後集二十五卷玉堂雜著二卷詩五卷續東萊大事記七十九卷並藏于家公事上十餘年服勤報效左右開陳非仁義之言弗道也天性至孝友悌尤至先世田廬悉推以予兄弟其教子慈而有法在官還書戒之曰寧人侮我毋我侮人故二子皆能以文學世其家云惟公之至行大節其在天理人心者故所不泯而紳也復以濟有世

契之私幸嘗辱知於公者最久請狀公之行故為擴其大槩以備家乘之闕他日國史置傳太常議謚庶亦有所考焉

明文衡卷六十二

明文衡卷六十三

明　程敏政　編

碑

大明勅建太學碑　宋訥

洪武十四年夏上詔羣臣曰王者受命武功文德相繼成治定天下以武治不以武也其崇文乎顧茲成均地隘而陋何以振文教朕相基於雞鳴山下高爽平遠豈

天協朕心若藏此地俟與一代學乎羣臣稽首曰皇上聖神斯文福也乃以天子學制授諸冬官冬官臣恭奉明詔夙夜匪懈梗楠豫樟來積如阜鑿山載石輿土築基梓人效藝以宏其制又遣金吾前衛親軍指揮譚格督其工凡堂有七彛倫所以會講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則諸生肄業所也會饌有堂庖廚有室井覆有亭物貯以庫餼廩蔬園重門繚垣回廊儲書兩堂之間東西有館助教正録居焉東偏列室鱗次諸生處焉

廟在學東亢以增基大成有門七十二賢有廡凡為楹八百一十有奇壯麗咸稱自經始以來大駕臨役者不一夫子而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積習乃革明年五月冬官奏廟學成十有一日天子遣使祀先師以太牢禮畢胄子及民之俊秀登堂受業學之禮制備矣十又七日上躬臨廟禮行酌獻再拜而退乃達學學官率諸生進拜堂下博士臣龔斅執經祭酒臣吳顒講經既畢萬乘是還此千載曠儀講而行之斯文增重矣六

月一日上又賜勅文重諭胄子禁制防遏之法訓迪誘掖之意無不至焉越一日帝御奉天門詔臣訥文之于石臣拜手稽首不敢以不文辭承命遂述興造始末為之言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帝王之興首建太學葢學所以扶天理淑人心也皇極由之而建大化由之而運世道由之而清風化本原國家政務未有舍此而先者或有未備則無以維三綱五常之具示作人重道之心聖天子位居君師續道統于堯舜禹湯文武建學定規

高出前古凡我登堂養正游藝之士斯言斯誦相勉相
誨無負教養則正人端士叢出而為國家楨榦作聖子
神孫之業萬世而無窮者當自今始顧臣膚陋敢不對
揚帝命式昭盛代之典文也拜手稽首而獻頌曰於惟
聖皇臣伏萬方秉時經綸武偃文揚儲慶發祥載整乾
綱乃相學基雞鳴山陽平遠高爽非麓非岡式輝京邑
隱若天藏考制定規聖度咼量乃授工曹孰敢怠遑工
師用勸效技允臧有廟有廡有廊有堂鱗比而重龍起

而翔登用儒臣教化昭彰佩服鏘鏘絃誦洋洋正學有傳師道有常萬乗來臨俎豆生光千載禮儀一代典章躬親講道超軼百王聖製昭宣啓迪激昂寵及青衿垂範流芳材育化崇殷序周庠立極作則遠紹虞唐德進英豪業修俊良股肱朝廷都俞巖廊以弘文化慶祚靈長願佑皇圖萬世無疆

勑建歷代帝王廟碑

兩儀判而人極立大統建而君道明粤自上古神聖繼

作代天理物以開萬世太平之治故天地以之而位四時以之而序萬物以之而育大經大本以之而立盛德相繼傳至于今欽惟聖天子受天明命肇修人紀以建民極纘皇帝王之正統衍億萬年之洪基稽古定制作廟京邑以祀歷代帝王重一統也相舊廟地介乎通衢褻而弗嚴洪武二十一年秋始命改作於欽天山陽越明年巳巳夏五月三日工部尚書臣秦逵奏成功請文劖石詔臣訥為之記臣忝職胄監懼不敢辭謹拜手稽

首而言曰帝王功德於昭于天宜有清廟以宅神展敬歷世以來祀典斯闕三皇五帝祭於肆類僅見于周而堯舜禹湯發迹肇基及所經歷之地或有祠焉遣使致祭後世有之至於合廟京國歲修享禮古未之聞皇上定鼎江左治功既成神人洽和禮樂明備凡廟祀之瀆禮不經諂神非法者一切去之正名定統肇自三皇繼以五帝曰三王曰兩漢曰唐曰宋曰元受命代興或禪或繼功相比德相侔列像于庭金玉其相袞冕焜煌聚

精會神咸宅于玆每歲春秋二仲諏日誓士上御宸極
制命大臣齋明承事籩豆靜嘉粢盛豐潔告充告碩神
格洋洋所以推惟本始式昭曠典者至矣三年則命官
奉香幣詣陵寢具儀物以時致享又以昭聖顯靈而示
不忘也嗚呼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靖亂也康濟天下
阜成兆民而登之仁壽之域者皆以奉若天道而已是
故前乎三代之官天下者天也後乎三代之家天下者
亦天也皇帝王之繼作漢唐宋之迭興以至于元皆能

混一寰宇紹正大統以承天休而為民極右之序之不亦宜乎秦晉及隋視其功德不能無愧故黜而不與是可見皇上敦名實重理道崇德報功大公至正之心真足以度越百王垂憲來世永永無斁謹為之銘曰惟皇作極克配天地丕昭盛化以正大位皇道而皇帝道而帝歷夏商周三王迭繼熙熙皞皞同底于治於赫漢祖寬而有制光武奮興炎靈用熾唐興晉陽遂有神器太宗重光力行仁義明明有宋其德克類曁于元氏而亦

用乂豐功茂德後先輝賁翼翼新宮有恤而閟貌像既嚴皇靈斯莅享祀苾芬儀文孔備陟降在庭神之攸曁祚我皇明以克永世

追封徐王廟碑　陶凱

洪武四年夏六月丙申皇帝御皇宮門召禮部尚書臣陶凱諭之曰皇后父徐王馬氏世為宿州人家閔子鄉新豐里王本民家素質朴以兄弟齒序人稱之曰馬某王少壯時膂力過人沉毅寡言笑重然諾而性剛強疾

惡見有為不義者視之若仇讐然或少忤其意輒肆毆擊雖至死無所畏憚鄉人莫敢犯當元政失馭天下將亂王以忿爭殺人恐逮於法移家定遠及天下大亂乃挈皇后母避兵他所而以皇后託定遠郭氏俾育為已女後郭氏首難自為元帥收徠民兵朕亦為部下士遂以皇后為朕之配既定天下即皇帝位皇后正位中宮封皇后父為徐王母鄭氏為徐王夫人以他無繼嗣因立廟于太廟之東歲時奉祭然稽諸典禮古無其義於

是即王所居鄉里闢地於塋封之南作新廟奉安神主每歲以春秋仲月俾有司祇奉祠事爾宜述其梗槩刻諸堅珉用垂不朽臣凱既受明命竊惟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其得氣之厚而不薄者性必剛勇果毅然有不得志於當時而澤及於其後者必顯融光大此理勢之自然也今王有所抱負而無以發舒故常存疾惡之心其憤怒所洩即以加諸人蓋亦豪傑之士哉使遭逢盛際必能出將入相垂名簡冊而乃生不逢辰至身歿之後

以皇后父而得追崇王爵作廟故鄉使山川改觀井里增輝又豈非一出於天乎臣凱謹拜手稽首而為之銘曰維此徐方代生異人乘時啓運蔚為王臣惟王之生質性過厚不逢昌時深居畎畝王奮厥怒孔武有力摧強折奸以輔彝則當元之季天下擾攘挈家避地東南其行英雄陸沉豪傑未起抱恨重泉吁其已矣山川炳靈遺德所鍾篤生聖女正位中宮皇帝仁聖為天下父皇后孝慈為天下母太姒嗣任則百斯男聖子神孫何

千萬年川原膴膴新廟奕奕與國同光永世無斁

歙縣孔子廟碑　宋濂

歙漢縣也初屬丹陽自吳晉而下雖屢更為郡若州而縣仍舊名不廢其地為東越奥區號多佳山黟川如龍前行偃蹇不受羈紫陽問政二山又矗起東南勢若翔鳳鳳凰飛布紫金諸峯又騰翥于後先而黃山又直西北奇蟠之不可名者凡三十六丹崖翠岑分割陽陰而吐和降精於無窮故士之生其間者或以氣節著或以

道藝名時有其人近代尤稱多士立言著書動足名家是固因山川之靈攸鍾其沈涵陶育之者非立學之所致歟初學在縣治之東淳祐庚戌郡守謝堂始建至大庚戌縣尹宋節至正甲申縣丞葉琛皆葺而新之壬辰兵起而歙為闘爭之場官廬民舍焚蘞無遺而學亦廢矣澹烟荒照榛荊蔽途而孤兎或暮出衖人識者為之徬徨太息如是者十年辛丑之夏張侯齊來為縣慨然歎曰歙為徽國文公父母之邦道德之化衣被天下雖

時丁尚武而其鄉學可久廢乎遂請于大府而經營之會故基已更構紫陽書院遂於書院之東立表考宜剪刈穢荒别畚新土充其虧窪高爽塏疏有踰其舊中峙正寢象㕢正配𪖙坐朱几嚴事有容旁圖從祀於兩廡間外敞正門列以畫戟法庭端潔墄平客翚𣝸楯翼遮衖道直修外爲都墉樹以三門上應靈星榮光昭煥廟左别築論堂直齋以處講師暨弟子員不啚不侈無僭𦣻憲經始於秋九月考成於明年壬寅之秋八月侯帥

儒師行釋奠禮牲幣有飭庭燎伊煌罇俎維旅法齊苾芬神來顧歆如在左右觀者歎慕至於詠蹈僉謂侯之嘉惠吾民者深不可無以貽永久於是教諭江君材奉幣請文刻諸麗牲之碑惟先王之制自諸子以至公卿大夫士之子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是文事武備均出于學也所以興師必受成而行及其還也則釋奠于學而以訊馘告昔嘗析為二哉自世道既衰不復獲沾先王之澤之盛人徒見

提旛鼓而簡車徒者乃指為武殊不知制勝兩楹折衝千里而有所謂詩書之帥也侯於下車之初能汲汲建學於用武之日可謂知斯道矣歆之人士尚當竱心一力惇於明體適用之學平居之時則談俎豆而攻遺經一遇四郊有警則掾戈上馬以收獻馘之功使議者咸曰是生文公之邦而無忝山川之靈者庶幾不負建學之意不然豈予之所敢知哉侯字仲賢齊其名也其郡人以行中書掾擢為令招徠懷集民驩趨之遂成市落

縣廨驛舍皆新作之而尤急於農功築呂堨及良干范阬二埭歲以有秋其善政蓋不一而足當時相其成者則丞胡拱辰主簿王某及江君云

臨濠費氏先塋碑

皇帝登大位之三年覩四方之既平嘉諸將之勲烈乃十一月丙申大封功臣為公侯錫以鐵券俾傳諸子孫於是臨濠費侯自僉大都督府事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平凉侯既而復謂賢豪之生基

德累仁必繇于其先乃推榮其三世侯之曾大父五一府君贈驃騎將軍都指揮使護軍追封靈壁縣子大父六三府君贈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護軍追封江夏伯顯考七五府君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追封平涼侯曾祖妣李氏祖妣及妣兩何氏皆從其夫爵邑為夫人命書既下侯用牲醴詣五河告祭于先塋榮光赫然照燭泉壤山雲宰木飛揚熠奕皆有異氣自是歲時奉祀惟恭侯間謂余曰吾世齒恒眠至于吾躬

遭時遇主奮自戎行奉命克敵或專或裨凡十八年始于淮江中於閩浙至於定中原舉關陜皆與諸將之列取城邑以數十計其艱且勤亦至矣藉聖主之德念録微勞爵為列侯名載册書人臣之榮無所與比顧豈吾材之能致哉實我祖考遺休餘澤之所及也惟我祖考皆有厚德為鄉邦所稱宏址深源誕啓厥後恩數之加允稱不虛兹欲歌頌先德敷揚聖恩樹石墓道俾後嗣知所自出非子孰宜余嘗待罪國史撰次功臣勞烈知

侯為人仁勇有智畧事上御下以忠以誠令又弗忘其先以顯著遺德為事可謂知所先後善為臣子者矣侯名聚字士英其詩曰帝乗六龍起江淮東濠泗之間為漢沛豐維時費侯貙吼虎雄壯馬長矛為帝股肱既定泗濵遂剗靈壁維滁及和一舉而踣孰謂大江可限南北萬馬飛渡不以羽翼巍巍建業扼江而城既入其郛帝庸作京廣德既綏遂平長興軍聲轟轟四方震驚蠢彼偽吳假息于蘇愚弗量能自干天誅將命以行以翦

以剗獲其大醜歸寘質鈇帝德如日愈久而晰孰倚冰雪以詑弗抜何閩何浙何勍何劣如朽之折如藩之撤閩浙既清載征中原巨壘連營望風而奔或奔或降追刖其根中原卒平萬方來臻帝嘉治平曰誰之功鐵券丹書錫爵命邦矯矯費侯平凉是封豈惟其身榮追祖宗侯有峻爵上推於父維祖甚仁伯于江夏江夏之先靈壁是子旁及其嬪咸有爵土費侯曰咨小子無良祖考之休積厚而昌既有土田又蕃牛羊維曰薦奠以致

孝享大登如几牲碩酒旨費侯涖祀陳豆奠竽擊鼓駭
駭梵幣煒煒費侯克孝祖考咸喜濠民謂侯勇不失身
委質聖君為社稷臣濠民謂侯貴不遺親玉佩貂冠為
賢孝孫四海既同爵勲既崇曷以承之維孝與忠忠以
于朝孝以于家繼德無愆茀祿是荷

惠州何氏先祠碑

英傑之士立大功而享爵位者非其先基仁累善何能
自致哉然其先有德而子孫不知報祀者有矣知報祀

其祖而棄蔑其祖之子孫者有矣是皆不達禮義之弊也山東行中書省參政何公其篤於禮義者乎公名貞字邦佐世居廣之東莞至公始遷惠州祖諱發藻元贈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國軍追封廬江郡公父諱叔賢贈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廬江郡公祖妣鄒氏母葉氏皆封廬江郡夫人公祖暨父世有潛德鄉稱善士公生八年而喪父母夫人守志不奪慈鞠嚴教少偉然有志當元至正中中

原兵起廣民王成亦構亂公為小官即請而討之已而解惠州之圍逐叛將黃常復惠州會賊陷廣州公以兵復之由惠州府判五遷為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階資善大夫分省治廣公弟迪以從征功擢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兼僉樞密院事遂推恩封其二代後合福建江西為一省改拜公資德大夫江西福建行中書省左丞仍治廣州歲乙巳九月賊挾廉訪司副使廣寧等叛圍廣公禦之踰十月部將與賊通絕糧道公

出避城陷丁未五月復克之明年制授公榮禄大夫自左丞陞右丞未拜而皇明兵平江西詔至諭公公舉廣東之籍以降上嘉公保民順命之績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洪武庚戌移山東行省越七年以老致其政初公追思顯融之盛由於先世既於東莞率族人建祠寘田以祀羣祖復與弟迪謀悉以其先所遺田儲租入以祭其禰公猶未慊於心乃以惠州城西之私第為義祠斥所有私田百餘頃為義田世俾宗

子主祀事恐族人不知學也有塾以教之恐其羞服或
乏也有粟帛歲賑之嫁娶喪葬有以助之疾病疲癃有
以養之懼其久而失其意也為書以訓之俾嗣弗壞而
來請銘嗚呼先王所以親民善俗之道遠矣賢人志士
欲推之於世而勢有所不能欲退而惠一族化一鄉而
力有所不逮者有之至於勢足以為而不為力可以至
而不至者亦有之此所以越數十世而事曾不一二見
也惟公奮自韋布夷盜保民輯寧南服致位尊顯卒能

識機效順戢斂干戈為民請命使嶺南之民不易市肆又能推本反始孝于祖宗惠及族人所踐所言允可為法其於富貴可謂不茍處矣視彼恃險而賊民私厥身而忘其所自者其賢豈不多哉是宜紀行載勲著之樂石以為後嗣式其銘曰維昔至正德否亂生海沸山崩靡人不兵頷頷粵南在嶺之外猖豎嘯呼民罹其害何公曰嗟我民何辜告于大藩請行天誅乃戈乃殳乃糗乃糧大旆脩斨人莫敢當叛將肆凶賊我守邦鞭門疾

呼鼠拱以降曷以褒功躋于左轄巨鉞良弓左旄右節豈惟其身錫爾祖考峻爵崇勲以顯忠孝祖考榮矣子弟孔多寶帶銀章威儀甚都邦人聚觀拜伏稽首按轡徐驅詢其耆老耆老有言大哉公勲元衰不君公其我臣公曰吁哉我志已定待彼有德為汝請命赫赫大明洸洸仁聲震于南荒勢無全城公束干戈載封版籍錦韜龍函獻于京國帝嘉厥功不勞我師錫燕彤庭重瞳屢回大江之西岱宗之東禄食十年執政廟堂寅畏恭

勤髯鬢盡白詔優老臣勿勞以職公歎謂人我德何為祖考之惠幸以弗隳豊湖之西有第奕奕玄楹文牖既蠲且恤亦有土田被隰包原重穋荐年歲登百千我第以祠我田以祀祖考之休敢恤吾嗣池有游魚圃有嘉蔬以醢以菹丹荔清酤封豕撃羊來烝來嘗孫子咸臻有雖鴈行或揖以罍或奠以斝登降肅然莫敢叱咤數具禮全陳几布筵孰為弟昆孰為子孫公曰族人亦孔之夥揆本追原咸由於祖祖病在指四體靡寧柰何一

身曾莫胥矜爾餒爾寒我有粟帛爾昧弗通我學爾迪爾有災害我則戚之或有燕喜則慶樂之我有爵禄我祖之故不私吾身弘祖之祜豈無鄙夫爵禄是荷惟家之肥遑恤其他維公克仁仁以保民惟公克孝尊祖睦親嗟爾後人惟公是師繼承無忘公有訓辭

上虞縣重修柯韓二牐碑

上虞有湖名夏蓋延袤一百餘里縣東北衆水經上妃白馬二陂匯于湖釃為三十六渠支分絡聯以達于田

凡溉一十三萬畮有畸渠之下流建二石閘視時溢乾而畜洩之歲恒無凶者近代農官失政畚土成塍取給一朝不旋踵而圮傍縣亡賴男子當旱暵時又夜半決防以去然湖竝于海鹵水或乘潮入善禍稼舊嘗造隄捍其衝潮汐齧蝕至是亦暴潰民憧憧告病矣乃洪武辛亥冬臨淮唐侯鐸自殿中侍御史出守會稽上虞會稽屬縣人士羣走白侯侯愀然弗寧行海上視決隄與民共約度田以會粟因口以賦庸鑿石為隄自蓮花池

至纂風合萬有三千尺始與故石為隄屬侯斬牲饗海神已登民謂曰隄幸成二歸無難者會侯召入為卿奉常遂命僚屬集事其柯家歸廣二十有四尺深如廣之數而贏其一先築土樹縻橛比星攢度久且不壞方敷以石兩翼四隅咸斂甃如法中峙石楹左右皆有副鍥坎陷版以為縱閉復隨土形崇庳疏級為五以瀉水上架石梁以便行者縻以章計者九百八十有五灰以斛量者三百六十有四石以丈數者七百三十有八匠以

日考者一千三百其韓家牐廣減前牐之半深比廣倍之石楹唯二級道則減其一仍冠以石梁餘皆同其工物視前匠損四百石損五百灰損六十八縻損二百八十五始事於甲寅秋七月訖工於冬十有二月此其大凡也有道浮屠雷峯淨昱乃具事狀介太史氏朱君右徵濂文記其成予聞成周之時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其為法甚備其為利至久也然而溝澮之屬所可考者

其深廣自四尺至八尺或至於尋仞各二先王豈不知害地而廢稼以為不若是則水性失其常溢則有溺患乾則禾將萎矣古制不可復見有能設瀦防以惠民者得不謂之賢哉昔者曾文定公之為齊州州城西北有湖疏為水門遇流潦暴集則取荆葦為蔽納土於門以防外水之入公為易之以石其深八十尺廣三十尺視水高下而閉縱之而禁障宣通皆得其節人無後虞今唐侯之為牐也其事與之頗相類世言古今人不能相

及果足信之歟是可書已相其成者通判府事吳敬知縣張翼營度督視不憚勞勩者主簿史文郁也司其出內則邑大姓徐某余某法宜牽聯得書海隄別自有記茲可畧云系之以詩曰維夏蓋湖百川所豬在彼海邦其一釃為通渠行水委蛇溉稻與秔其二制水有綍因時闢闔其法孔臧其三農政斯欽惡壞為揭水失厥防其四佩佩唐侯爰諮爰諏中心盡傷其五曰是弗修民焉有秋敢視為常其六乃登寀屬乃謀乃告乃輯其長

其七晦會其粟工來以族筮日奏功其八琢石于山樹檿于灣以楗以梁其九決塞有關既堅且完若首有肮其十昔何怒哭今乃順則弗隳我疆其十一行彼赤日清流湢湢黃茂芃芃其十二食維民天非稼無年民用卒爽其十三伊誰我憐五馬翩翩朱衣葱珩其十四成周之制有溝有遂經畫維良其十五古法寖廢河渠興利其效則章其十六漢吏曰循惠乎烝民唯此之豊其十七矧乎鉅津比枕海濵澤被五鄉其十八侯治之棘行庬心惻不翅父兄

其十九越石可泐越川可竭侯功勿忘其二十



明文衡卷六十三